

于洋:《驼铃》声中远去的“虎胆英雄”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45年前,于洋导演的《戴手铐的旅客》电影,主题曲《驼铃》一时风靡大江南北。这两日,《驼铃》又无数次在社交平台上响起。3月1日晚,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洋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于洋主演过《英雄虎胆》《暴风骤雨》等影片,与新中国电影携手走过七十载峥嵘岁月,为观众留下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

从影经历:十五岁走上革命道路

于洋原名于延江,1930年出生于山东黄县,因家乡受灾,两岁时就被父母带着“闯关东”。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一路流浪,投靠到外祖父家生活。1942年,一部儿童片挑选临时儿童演员,于洋抱着找些活路以减轻母亲负担的心理去应试,结果被选中,开始接触电影表演。

15岁时,在哥哥的引导下,于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做过公安战线侦查员,参加过土改、四平保卫战、长春战役和渡江战役,这些革命战斗生涯不但磨砺了他的意志,也为他日后的表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1949年,由王滨执导的电影《桥》在全国公映,这是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于洋在片中饰演年轻的工人吴一竹。从此,他便与新中国的电影事业紧紧相连,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主演或参演了五十多部影视剧,还执导了多部电影,为中

国电影奉献了无数经典之作。

传奇角色:不朽的《英雄虎胆》

1958年,于洋迎来了自己表演事业上的一个高峰,他在严寄洲执导的电影《英雄虎胆》中演绎一个角色的两种身份:一个是解放军的侦察科长曾泰,另一个曾泰是假扮匪军的副司令。于洋抛弃了概念化的表演方式,展现出精彩的演技,自如地在两种身份之间进行转换。

严寄洲生前在采访中透露,在选择演员时,他本着“找演员不要看他曾经演过什么样的角色,而是要看他能够演什么样的角色”的原则。他看中的是于洋“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刚毅机智的气质”。而于洋当时也对自己很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这个角色,“我认为我和曾泰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敢于冒险,敢于表现”。

于洋生前说,《英雄虎胆》是自己从艺生涯中最投入的一次表演,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心情激动中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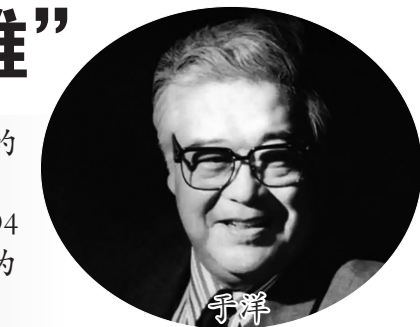
《英雄虎胆》公映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最多的时候,于洋一天会收到四五十封观众来信。

转型导演:传唱至今的《驼铃》

随后,于洋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光是1959年,他就出演了《水上春秋》《矿灯》《飞跃天险》《青春之歌》等影片。他曾说,相对于“小桥流水”,自己更喜欢“大江大河”,他希望用自己的优秀作品来践行作为一个党员的承诺,为建设祖国的美好明天添砖加瓦。此后,他又在《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反击》等影片中饰演角色。

1977年,于洋开始转型当导演,并推出了自己执导的电影《万里征途》。1980年,他执导自演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公映,他在片中饰演一个因走资派身份被当成嫌疑犯关起来,但最终冲破铁笼主动去追索真凶的老公安侦察员刘杰。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一首由王立平作词作曲的主题曲《驼铃》,将影片最后戴着手铐的刘杰双手举起告别的画面定格在了中国电影史的丰碑上。“好的电影,要有好的故事,好的情节,好的



风光,好的动作,好的音乐。”于洋曾经这样解释。

为了拍摄好这部影片,于洋在拍大同石窟里的打斗戏时没有用替身,他为此负了伤,被送到医院休息了两三天才回来接着拍。1982年,他又执导了电影《大海在呼唤》,并在片中饰演陈海威一角。影片主题曲《大海啊故乡》更是传唱至今。

于洋一生获奖无数,他是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2010年获得了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于洋与妻子杨静也是因为电影相识,他们1950年因为电影《卫国保家》相识,1953年建党日当天正式结婚,一路风雨相伴,互相扶持72载。他们将一对儿女培养得都很出色。遗憾的是,今年1月17日杨静去世。2005年,两人的儿子于晓阳因突发哮喘去世,年仅44岁。晚年的于洋夫妇住在北京的一家养老院里,女儿这几年从国外回来照顾他们夫妻俩,生活过得平静而安详。(摘自《人物周报》3.7 王金秋/文)

苔会爬上一切时间该覆盖的地方,高古的汉代墓刻遍布角落,肥硕的锦鲤游过。

而站在博物馆一步一景的倾斜步道上,庭院深深的景观却能找到与西村的某种相似性——西村是在2015年环绕街区沿边修建的,围合出一个公园般的超大院落。长长的步道望过去,都是黄蓝相间的外卖骑手以及来上暑期培训班的孩子和家

长。“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一首诗,西村是社会学。”刘家琨这么说。西村所受赞誉空前,采用外环内空的布局,保存的是曾经的集体记忆,赞扬的是竹林下活跃的民

生生活。刘家琨在成都的一所100多年前建造的教会医院中长大,如今医院建筑大多已经拆除,只留下了很小的一部分。他想,如果这个建筑可以保留下来,可能是不输“东郊记忆”的场所。(摘自《新周刊》3.5 李靖越/文)



春之抵抗

草子

梧桐生高冈,面东迎朝阳。诗经的时代,大地上第一批接受晨光摩顶的是山中高木,梧桐当在其中。这种叶如掌,会褪衫,会落叶,和诗经一样久远,和大地一样古老的乔木,一直离我那样近,拐出家门就是两行。忽然发现,自己竟像一个逗号,隔断一行诗经。

春雨惊春清谷天,春季节气已过三分之一。可是,这两行梧桐,依旧停在灰沉沉的冬日。愿意落的叶子,都已落下,不知被环卫扫去差往何处。余下,是打算留下来的。

这不是哪一片叶子的决心,而是许许多多叶子的共同选择。



尾巴越短越好

[韩]宋贞渊 宋贞林 赵杨/译

父亲偶尔来首尔,我们姐妹都会一起去机场迎接。我们都随父亲,喜欢吃肉,所以父亲总是一下飞机,就带我们去排骨店。

那天不仅我们姐妹,我丈夫也一同去迎接父亲。大家一起到饭店点了酱排骨。排骨上桌后,我丈夫就辛苦地叉烤又切,我们姐妹则跟着父亲奋力地吃。父亲吃完后说了句“走吧”,就起了身,我们姐妹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丈夫惊慌失措地小声对我说:“我一直在烤肉,一块也没吃呢。”那天回家后,丈夫一个人悄悄用水泡了碗米饭吃。

父亲不管干什么,都不喜欢长时间地停留。无论在哪儿,只要懒洋洋地坐着浪费时间,父亲就觉得很可惜。在饭店吃完饭,与在那里坐着,父亲更喜欢移步到咖啡店去喝杯茶。

文学是野孩子的天堂

王久辛

我一直以为:文学与科学不是一回事。科学是乖乖孩儿的事业,文学是野孩子的天堂。爱读书琢磨事儿的人,老要他们去研究科学,是对的;贪玩心野有经历的人,命运安排他们去从事文学创作,那也是天意。

比如说对大地的理解,对泥土气息的敏感,对万物灵长的好奇,这都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当然,也不是凭想象就能获得的。这需

要秋天不能,冬天也不能强迫每片叶子必须落下。每片叶子,有它自己的时间有观和生命观。总之,这些叶子没有按照教科书里的法则,去往刚刚过去的秋天和冬天,而是声势浩大地来到了下一个春天。

它们已然失去了作为一片叶子的本质和功用,失去了绿色,失去了光合作用的天资。甚至,是以一种死去停留在树上,它们不可能重新进入下一个春天。

这样的叶子,要去新的春天做什么,能做什么?也许什么也不做,什么都做不了。它们只是拒绝一到秋冬就缴械投降,乖乖地把天

浪费的时间,父亲就觉得很可惜。在饭店吃完饭,与在那里坐着,父亲更喜欢移步到咖啡店去喝杯茶。

在座位上停留时,父亲总会说“尾巴还是短点儿好”。他说家人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想再玩一会儿,这时最好站起来告别,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就会说出些让人伤心的话,甚至会互相争执起来。如果我们兄弟姐妹说“不会的”,父亲就会说:“有留恋才会更亲密。”

不知是不是受父亲的影响,不管是和多亲近的人见面,我也会拒绝一晚上三次、四次地喝酒。

吃东西的时候,在距吃饱还稍稍有些欠缺的时候



空让出来,把下一波叶子要走的路让出来,它们不要那样懂事听话。它们还没有和风说够话,还没有看够日复一日的云彩,还没有把车水马龙看个尽兴。

每片去年的叶子,都是对时间的抵抗,对季节刻板切割的抵抗。

都市丛林,朝阳累得气喘吁吁,才能摩掌到高楼大厦脚边的梧桐。如果春风不戳破,如果路人不减衫,它们还是秋色老梧桐。地上的梧桐树影,简直与它茂盛辉煌时相差无几。

每一天我经过它们,不是怜悯,而是心潮澎湃。(摘自《新周报》)

就放下碗筷,打电话时留下一点余韵就打住话头,见面时则在有些依依不舍时相约下次。

(摘自《父亲的话,女儿的路》浙江文艺出版社)



一位富翁迷恋跳伞,在遭遇事故后受重伤,脖子以下全部瘫痪了。他在绝望之余,决定高薪聘请一名全职陪护。在诸多应聘者中,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毫无经验并且刚从监狱出来的年轻流浪汉。

对于身边人的不理解,他给出的回答是:“他总是忘记我瘫痪的事实,而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怜悯,没有特殊对待,更没有歧视。”

这样两个背景迥异的人,虽有主仆之分,却出人意料地相处融洽。

午夜病发时,他会推他出门,在街头共享一根烟。甚至,他们会躲着其他所有人去山里跳伞,体会从高空俯视大地美景的感觉。他帮他打破了瘫痪带来的自卑。

这个看似荒谬却真实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并成为法国年度票房冠军。但最令观众感慨的是故事的结局,当富翁不想再让这个“朋友”陪他这个病人度过余生时,他按照常规选择了一名专业高级陪护。不过,令富翁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仅失去了快乐,还从此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因为这名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看护,总是在提醒他,他有病。

正因为是外行,才有可能打破旧有的藩篱,发现全新的“事实”,从而实现看似不可能的超越。

(摘自《管理故事与哲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